

歌德与绿蒂

〔德〕托马斯·曼 著

马文韬 陶佩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歌德与绿蒂

【德】托马斯·曼著

马文韬、陶佩云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 5/8 插页2 字数300,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06-0902-5/I·814

定价: 7.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描写德国文学巨匠歌德的一部历史小说。

全书分九章，以《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夏绿蒂，来到魏玛，重续旧梦为线索。前六章，夏绿蒂初到魏玛，在短短的半天多时间里，接待了几位歌德的崇拜者，旅馆伙计马格尔、罗斯小姐、黎默尔博士、叔本华小姐以及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他们向夏绿蒂讲述自己对于歌德这位伟人的景仰和崇拜，同时也流露出生活在伟人身边的那种主观上的心理压抑。

歌德的真正出场是在第七章，这一章通过内心独白，袒露了歌德的丰富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使他首先是以诗人而不是伟人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夏绿蒂到魏玛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这两位阔别已久的友人终于见了面。然而，这次会面却使怀旧而来的夏绿蒂感到失望，因为，眼前的歌德已不是那位年轻的诗人——“维特”，而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伟人。

夏绿蒂觉得自己是个牺牲品，歌德也同样存有一种为火焰所焚的蝴蝶般的无奈。

这究竟为何？

小说语言独特，结构新颖、简洁，描写细腻，对人们的崇拜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

这本书不仅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歌德研究者的一份宝贵资料。

第 一 章

1816年9月的晚些时候一个几乎如同夏天的日子里，魏玛大象客店伙计马格尔的经历让他激动，让他兴奋得不知所措。或许并非发生了什么奇特的事情，可是知书达理的马格尔觉得有好一会儿简直是在做梦。

这天早晨刚过八点钟，有三位妇女乘坐发自哥达的普通邮车，来到座落在市场旁的这家颇有名气的客店前，三位女客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们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判断出来：母亲、女儿和女仆。准备鞠躬迎接客人的马格尔，站在圆拱形大门里，瞧着客店杂役帮助先提到的那两位从邮车踏板上下来，那位被称呼为小克拉拉的女仆正在同马车夫道别。她一路上一直坐在他的旁边，似乎谈得很投机。这会儿她正在起身下车，装模作样地又是扭动身子，又是提拉衣裙。车夫微笑着从侧面瞧着她，可能还在琢磨这位旅客讲话所操的外地口音，那带有一种讽刺意味的目光伴送女客到车下，然后他拉过来后背上挂着的号角，为满足几个观看邮车的小男孩和过路人的兴趣，开始动情地吹了起来。

三位女士依然背对着客店站在邮车旁边，看着杂役从车上搬下她们简单的行李，马格尔也依然伫候门首，他身穿燕尾服，纽扣扣得整整齐齐，宽大的围脖式的领子里系着已经褪了色的领巾，裤管越往下越瘦，下面是一双很大的脚。他待看到三位女士点好她们的财物，放心地转身朝客店走来时，立即跨到街面上，迎着客人走上去，完全像一位外交家。他那由微红色络腮胡子围绕着的、苍白的脸上露出亲切的、然而又略带犹疑的微笑。

“您好，朋友！”那位母亲说道。这肯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女人，年纪不算小了，至少快六十岁了，身体稍许发胖，穿着白色连衣裙，黑披肩，手戴无指线手套，高高的兜帽下露出蜷曲的头发，想当初的金黄色而今已变成灰白。“我们要三个人的住处，一套双人房间我和我的孩子住。”（这孩子也不年轻了，大约近三十岁，棕色螺旋式卷发，同母亲那精巧弯曲的鼻梁相比，女儿的略嫌尖和翘）——“另外一间给我的保姆，不要离我的房间太远。能办得到吗？”

这位太太已然明显变得黯淡的蓝眼睛掠过客店伙计打量着客店的门面；由于上了年纪面庞有些发胖，嘴巴不大，讲起话来其动作显得特别的怡然自得。可想而知，年轻时候这位太太要比今天她的女儿更娇媚迷人。引人注意的是她不时地颤抖般的点头，看上去让人以为这多半是为了加强讲话的分量以及急切要求对方赞同自己，以至于颤抖的原因似乎不那么明显一定是身体的缺欠，还是活泼性

格的表现，或者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当然”，店伙计回答道，陪伴母女俩向客店大门走去，女仆手里拎着帽盒子，前后摆动着跟在后面。“虽然我们这里一向爆满，常把一些甚至很有地位的 贵客拒之门外，但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满足各位女士们的要求。”

“那可太好啦，”女客说道，同她女儿交换了一个欢快的目光，对这位客店伙计得体的言谈以及讲话带有的强烈的图林根——萨克森地方色彩颇有几分敬意。

“里边请，里边请！”马格尔边说边殷勤地引导客人进入门厅。“接待处在右边。我们客店老板艾门莱希太太一定会对诸位到来感到高兴。——请随我来！”

艾门莱希太太端坐在像售货柜台似的桌子后面，长桌把壁龛式的办公处同前厅分隔开来。她头发里别着一枚簪子。由于这里离大门很近，她穿了一件毛线衣，遮住由于紧束腰身而高高隆起的胸部。身前的桌子上摆着笔、吸墨砂瓶和一架计算器。一位店员离开他的工作台，在一旁用英语同一位穿着宽领大衣的先生洽谈住店事宜，大门口处堆着的箱子可能就是他的行李。老板的冷漠目光与其说在迎接客人，不如说越过她们看着别处，对女客中年长者的问候和年轻女子的浮浅的屈膝礼报以相应的点头示意，然后便侧耳去听伙计转达客人的住房要求，伸手取来带有把柄的房间安排图表板，在上面用铅笔尖划了一会儿。

“27号房。”她转向正等候搬送女客行李的、系着绿色围裙的杂役宣布她的决定。“我无法提供单人房间。保姆得与拉里施·冯·艾尔福特伯爵夫人的女仆合住一间。我们这许多客人都带着仆人。”

小克拉拉站在女主人身后直撇嘴，然而女主人同意这样安排。住在一起会合得来的，她说着转身就要走。

“稍等片刻，夫人，”店伙计说道，“还有一件事要办，就是劳驾填一下这张表。无论如何请给我们写几行字。不是我们刻板，这是警察老爷立下的规矩。他们也是秉性难移，可以说像书上讲的那样，法律和条令像连绵不断的痼疾世代相传。请您行个方便帮帮忙——”

女客笑了起来，同时又将目光投向女儿，既吃惊又感到很好笑地摇了摇头。

“是这样，”她说，“我把这事给忘了。一切都得按规矩办！顺便说一下，听汝讲话，汝是位有头脑的人（她对客店伙计使用的称呼可能在她年轻时很流行），请把笔递过来！”她走回桌旁，用露在无指手套外的纤细手指接过店老板递过来的一端拴在一条绳上的石笔，仍然笑着，俯身向着旅客登记黑板，上面已经写有几个名字。

她慢慢地写着，笑声也逐渐收敛了，只能听到欢快情绪结束之后那意犹未尽的轻微的、像叹息一样的声音。也许是她的姿势不大舒服，头部的颤抖更显眼了。

人们朝她看着。她女儿在一旁从她的肩头上望着她，

一双漂亮的弯曲均匀的眉毛抬向脑门（这双眉毛同她母亲的完全一样），闭着的嘴巴嘲讽地向上翘着；另一边店伙计马格尔也在细心地张望，注视着她写的字，一方面是在监督，看她是否按照黑板上用红线划的栏目写，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于小地方人的好奇心，怀着一种不能说完全没有恶意的得意心情关注这陌生人披露自己的时刻到来，此时将放弃作为陌生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的地位，自报家门承认自己是谁。由于某种理由，那位客店办事员和英国旅行者也中止了谈话，观察着这位时而点头的书写者，她几乎像孩子一样仔细地写着每一个字母。

马格尔眨着眼睛读着：“夏绿蒂·凯斯特纳，已故枢密官之夫人，父姓布芙，原籍汉诺威，最近居留地：戈斯拉尔。1753年1月11日出生于魏茨拉尔。同行者有女儿和女仆。”

“这样填写可以吗？”枢密官夫人问道。由于没有人回答，她自作主张地说：“肯定足够了！”边说边想要把石笔放回桌上，忘了笔的一端正有线拴着，因为手臂动作力量大了些，把挂着石笔的金属支架给拽倒了。

“真是笨手笨脚！”她说着脸也顿时红了。她又一次快速瞥了女儿一眼，女儿嘲弄地闭着嘴，低垂着眼睛。

“这架子一会儿就会弄好的，好啦，一切手续都办完了，我们总算可以马上去我们的房间了！”她有些匆忙地转身就走。

女儿、女仆、店伙计，拿着盒子和旅行包的秃顶杂役

跟着她通过门厅走向楼梯。马格尔的眼睛不停地眨动，上楼时也是如此，而且眨动起来是有规律的，很快地眨巴三四下，接下去停一会儿，发红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呆望着，同时嘴巴张开，不是那种傻乎乎地咧着嘴，而是张得适度。在走到楼梯第一个拐弯处，他让大家站住了。

“请原谅！”他说道，“请多加原谅，假如我提的问题……这不是那种无聊的、不能允许有的好奇，它……难道天赐良机让我们荣幸地同凯斯特纳枢密官夫人，夏绿蒂·凯斯特纳，父姓布芙，魏茨拉尔人——？”

“这是我，”女士微笑着证实。

“我是说……当然是您，不错，可是我是说，——今天幸会的归根到底并不是夏绿蒂——简称绿蒂也罢——凯斯特纳，父姓布芙，家住魏茨拉尔德意志公馆，德意志僧侣教团公馆，当年的……”

“就是她，我的好先生。但我根本不是什么当年的，我现在很现实地站在这里，希望到给我们安排好的房间去……”

“立刻就走！”马格尔呼喊起来，低下头准备起步快走，可是终究如脚下生根一样站着未动，双手十指交叉地搭在一起。

“我的天哪！”他深有感触地说道。“我的天哪，枢密官夫人！请您原谅，枢密官夫人，我没有立即想到这里存在的完全一致以及由此而展现的前景……这可以说是从天而降……本店荣幸之至，也是对本店无法比拟的嘉奖，

我们接待了那真正的、实在的，如果我可以这样措辞的话，我们接待了那形象的原型……一句话，这是天赐良机，让我面对着维特的绿蒂^①……”

“可能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枢密官夫人回答说，语气平静而庄重，同时朝嗤嗤笑着的女仆瞪了一眼。“如果汝认为更有理由马上带我们这些旅途劳累的妇女去房间休息，那我会很满意的。”

“这就走，”店伙计边说边快走起来，“您的房间，27号，我的上帝，要上两级楼梯。我们的楼梯正如枢密官夫人所觉察到的，走起来是舒适的，但是假如我们事先料到的话……虽然旅客盈门毫无疑问会……不管怎样这个房间很漂亮，前面朝着市场，肯定不会不合意的。不久前哈勒来的冯·埃格劳施坦少校及其夫人还在这房里住过，他们来此为拜访身为最高侍从官的他们的姑母。1813年10月康斯坦丁大侯爵殿下的一位将军级副官也曾在此下榻。这差不多是历史的回顾了……啊，天哪，我还在回顾什么历史，对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来说，回顾往事根本就比不上……只有几步就到了，枢密官夫人！从楼梯口沿走廊走几步就到了。正如枢密官夫人所见到的，这里统统粉刷过了。自从1813年底顿河哥萨克造访此地之后，我们不得不彻底对客店进行修缮，楼梯、房间、走道和交际厅堂，这

① 1772年，歌德在魏茨拉尔帝国法院实习期间，与业已订婚的夏绿蒂·布美相识，后来他根据这段夏天的经历写成了18世纪最著名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些设施也许早就该维修了。只是世界风云的狂暴才迫使这项工作付诸实施，从中是否可以得出经验：没有暴力的有力促进，生活的革新也许无法实现。当然我并不想把维修我们客店这个功绩仅仅归功于哥萨克，住过我们客店的还有普鲁士人、匈牙利轻骑兵，更不要说还有先前的法兰西人……我们到了。枢密官夫人，请！”

他把房门完全敞开，鞠躬请客人们进房。女士们粗略地打量着挂在两个窗户上的浆洗过的漂白薄纱布窗帘、两窗之间一面镀金框但镜子已经因为镜面斑驳而变得模糊的落地式穿衣镜、两张铺着白色床罩共用一副帐顶的床铺以及其他一些舒适的设备。一幅画着古代庙宇的铜版风景画装饰着墙壁。油漆地板光洁平坦。

“相当雅致，”枢密官夫人说。

“女士们能觉得这儿还满意的话，我们会非常高兴！如果还缺少什么——这里是铃的拉绳。现在我当然得去准备热水。如果枢密官夫人对我们这里表示满意，那我们将不胜荣幸……。”

“很满意，朋友。我们是普通人，不娇生惯养。谢谢，好师傅，”她对搬行李的杂役说。他把这些东西放到马扎式行李架上和地板上就走开了。“也感谢您，朋友，”她点头示意店伙计可以走开了。“我们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们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现在我们想歇息……”

但是马格尔站着未动，双手十指交叉地搭在一起，那一双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年长女客的面孔。

“万能的上帝，”他说道，“枢密官夫人，这是一桩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一个人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预感和猜测，突然遇到了这样一桩其来龙去脉都会令人感动的事情，这样一个人他这时的感觉和心情，枢密官夫人，您也许不能真切地理解……枢密官夫人可以说对这种情况、对您那令我们大家十分敬仰的身份已经习以为常，将这桩事情看得很随便、很平常，估计不到一个感情丰富的、从年轻时起就酷爱文学的心灵完全出乎意外地结识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请原谅——完全出乎意外地遇到了一位为诗的火花所辉映的人物，被闪闪发光的臂膀托向荣誉永驻的天国，枢密官夫人，这颗心灵肯定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我的朋友，”枢密官夫人微笑着打断了店伙计的话，在马格尔讲话时她那颤抖的点头虽然又明显起来，让人理解为她赞同马格尔的话。（仆人站在她的身后，很有兴味地瞧着那男人感动得几乎要流泪的脸，而小姐对这一切显然漠不关心，在房间的那一边安置行李。）我的朋友，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普通女人，没有任何非分的要求和欲望，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您的言谈话语是那么高雅不凡……”

“我叫马格尔，”店伙计像是作解释地说。他说话带中德方言绵软风格，把马格尔说成马歇尔，声调既带有一点请求味道，又让人感动。“希望您听到后不要认为我是个骄狂之辈，我是这栋楼里的总管，像人们通常所说的

那样是艾门莱希太太的左右手，她是客店的主人，寡居多年，艾门莱希先生在1806年的悲惨状况中^①，详情不便在此细说了，成了那震动世界的事变的牺牲品。干我这个事由的，枢密官夫人，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城市所经历的那些时代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见识过某些显要人物，其所以显要或因其出身，或因其功绩，见得多了也就变得冷漠了，再与那些同世界风云密不可分的伟人、与那些听其名就让人肃然起敬激发人想象力的人物接触就觉得无所谓了。事情就是这样，枢密官夫人。可是这种职业性的傲慢和麻木——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的一生都是在接待客人为客人服务，但没有哪次接待和服务像今天这样使我的内心和精神如此激动和欢快，这确实是值得铭记不忘的一次接待。这是多么想不到的事呀！——我曾知道，这位值得尊敬的女士，永远是那么可爱的艺术形象的原型还活在这个世上，而且就在汉诺威市——现在我发现我确实是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仅仅知道对我来说还不是具体的现实，我从未指望过能有机会面对面地接触这位令人敬仰的人物。即使在梦中都不敢有此奢望。当我今天早晨——几个钟头之前——醒来时，我坚信这开始的一天同几百个其它日子一样是平平常常的一天，在前厅和在登记黑板前忙忙碌碌地做我的职业所规定的那些例行的、我所熟悉的事情。我的妻子——我已有妻室，枢密官夫

^① 指与拿破仑的战争中普鲁士遭到毁灭性打击。

人，我的妻子马格尔太太负责厨房事务——，我的妻子可以作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迹象表示我预感到某种非同寻常的事情。当我起床时脑袋里想的就是到了晚上睡觉时，我还是这个我。可是瞧瞧现在！意外之事寻常见。俗话中对世事这种朴素的解释是多么有道理呀！请枢密官夫人原谅我的激动，还有我这可能是放肆的喋喋不休。心里装不下嘴上就要说，这句俗话虽然文学性不那么强，但表达得很恰当。假如枢密官夫人了解我可以说自孩童时起对文坛泰斗、伟大诗人歌德所怀有的热爱和崇敬，了解我作为魏玛公民是多么自豪地称这位杰出的人物为我们的一员……假如您知道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直给这颗心带来……但是我不往下讲了，枢密官夫人，我很明白我不配把自己同那高贵的感情相联系，——尽管实际上像这样一本如此感情丰富的著作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使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人感受它那最真挚的激情，而像《伊菲格妮》和《自然的女儿》这样的作品也许只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人才有阅读的兴趣和要求。当我想到有多少次马格尔太太和我晚上在烛光下感慨万千，眼里含着泪水俯身读着那些美妙的篇章，当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了此刻世界闻名的、不朽的女主人公本人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一位像我一样的人……天啊，枢密官夫人！”他喊道，一边拍打脑门。“我讲啊讲的，突然想起我甚至还不曾问过枢密官夫人是否可曾喝过咖啡，简直不可思议！”

“谢谢，我的朋友，”上年纪的女客回答道，目光里

流露着不耐烦的神色，嘴唇轻微抽搐着倾听这位凡夫俗子的口若悬河。“我们早就喝过咖啡了。附带说一下，马格尔先生，您把我，或者说把年轻时的我与那本广为流传的小说的女主人公混为一谈，您这样相提并论太离题了，您夸张得太过分了。您不是第一个使我不得不指出这一点的人；44年来我一直在解释。那小说中的形象写得那样生动，在读者心目中感到那样确定不移的真实，以至于人们可能走来跟我说，在我们俩中间，小说中的那个形象是原型是真实的存在，对这种看法我实在不能答应——这个女子同我当年相差太远，——更不要说跟我现在的样子比较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我是蓝眼睛，而维特的绿蒂人所共知有一双黑眼睛。”

“这是文学创作特许的一种自由！”马格尔高声说。

“谁拘泥于细微的差别肯定是不了解这一点，——这是文学创作特许的一种自由！枢密官夫人，您没有办法对这种客观存在的一致变更分毫！哪怕是作家为此目的采用某种捉迷藏的手法，以便稍许抹掉一点痕迹……”

“不对，”枢密官夫人摇头反驳，“那黑眼睛是另有来头的。”

“这不成其为理由！”马格尔不依不饶地说。“尽管由于这样一些微小的区别使一致略微受到点影响……”

“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枢密官夫人打断了他的话，语气也加重了。

“——然而这另一位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同那一

位交织在一起紧密不可分，——同自己相吻合，我要说的是：同那位同样传奇般的女人相吻合。关于她，文坛巨匠在不久前还在他的回忆录中描绘了一幅情真意切的肖像。假如枢密官夫人您不完全是维特的绿蒂的话，那您肯定分毫不差，不折不扣地是哥德的那位绿——”

“尊敬的先生，”枢密官夫人打断他的话。“我们请您费心领我们到房间来，已经耽搁了好多时间才办到。您现在显然不会阻止我们利用它来歇息一下吧。”

“枢密官夫人，”大象客店的伙计双手十指交叉地握在胸前请求道，“请多加原谅！原谅一个那么……我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我知道，可我还是请您宽恕。我将立即走开……我早就按捺不住了，”他说道，“您就是不这样说，撇开一切规矩礼节不谈，我也早想离开这里了；您想想看，艾门莱希太太肯定直到此刻还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因为她恐怕到现在还没看一下旅客登记板，即使她看了，她那简单的头脑也许……还有马格尔太太，枢密官夫人！我早就按捺不住要去厨房分秒必争地告诉她这件本市文学方面的特大新闻……尽管这样，枢密官夫人，为了使这激动人心的新闻完整无缺，请允许我斗胆向您请求，让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44年了！枢密官夫人在这44年中没有再见到枢密顾问先生^①吗？”

“是这样，我的朋友，”她回答道。“我认识年轻的

^① 指歌德，自1776年担任魏玛公国宫廷枢密顾问官。

法学实习生歌德博士，他那时住在魏茨拉尔城布衣巷，魏玛国务部长、德国的伟大作家我可从未亲眼见过。”

“我听到什么了，这让人怎么受得了！”马格尔激动得低声说。“如此使人兴奋的新闻简直让人承受不住了！如此说来枢密官夫人您此次来魏玛是拜访——”

“我来这里，”女客打断他的话，说话的口气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是看望我多年未见的妹妹，宫廷财务官夫人李德尔，也让她看看我的女儿夏绿蒂，她住在阿尔萨斯，来我这儿探亲，陪我一道来看她姨妈。加上仆人我们一行三人——不能去我妹妹家住，她家住房也不宽绰，不能给她增加负担。所以我们就住旅馆了，不过我们要在亲戚家吃饭。您满意了吗，先生？”

“我怎么会不满意，枢密官夫人，太感谢您了！——尽管这样一来旅馆的餐桌上将失去几位女士……宫廷财务官李德尔先生和夫人，广场街6号——哦，我知道了。宫廷财务官夫人的府上是——是的，我知道！这其中的情况和关系以前我是了解的，只不过一下子记不起来……咳，我的天哪，宫廷财务官夫人就是那群孩子中的一位，想当初，当维特第一次踏进您林间房舍的前厅时，枢密官夫人，您正在那儿照顾孩子们吃午后小餐，他们围着您向您伸出小手……”

“我的朋友，”夏绿蒂再次打断他，“在那个林间房舍中没有什么枢密官夫人。您现在最好带我们的小克拉拉去她的房间，她等了半天了。走之前请您只回答一个问题